

文化视线

谈艺录

我的运城，我们的精气神儿

■王慧

近来一段时间，文友之间争相阅读两本书：《我的运城·鹤雀楼卷》和《我的运城·大河湾卷》，朋友圈和文学群里，也尽是晒书、致谢和讨论。我感受着文友们的喜悦和兴奋，觉得与有荣焉，对其充满阅读的期待。

这两本书是运城日报社文艺副刊作品选，以“我的运城”为主题，分别辑印了《运城日报》文艺副刊“鹤雀楼”79篇作品、《运城晚报》文艺副刊“大河湾”132篇作品。恰如两个副刊的名字一样，211篇散文，或登高抒怀，或临水寄情，或追远慕德，或且行且歌，皆是河东大地的深情咏唱，皆是河东百姓的款款心声。读罢掩卷，我的嘴角扬起浅浅的笑，眼角盈着闪闪的泪，《我的运城》，我们的精气神儿！

我似乎很能感受主编团队为这套书起名为“我的运城”之初心。如果说报纸上的时效性新闻是一首歌的主歌，那么副刊上的文章则是副歌部分。它不仅以增强一份报纸的旋律美感，而且经常能够调动读者的心绪，唤起共鸣，引发深思，令人难以忘怀。总体上，副刊传递给读者的，常常是浓郁的文化气息、高尚的人文情怀，以及鲜明的写作风格。“我的运城”旨在以“我”的视角观察运城，以“我”的方式言说运城，以“我”的理解阐释运城，我将之理解为运城日报社的副刊特色，我认为它充分地给予了写作者“我手写我心”的尊重与支持。

从书籍的封面设计上，我也仿佛读懂了这两本书浓浓的“运城”味儿。封面“我的运城”四个字，每个字旁边配以一幅小沙画，“我”字配的是舜帝雕塑，“的”字配的是关公雕塑，“运”字配的是鹤雀楼建筑，“城”字配的是“凤舞”雕塑。每一幅图案都是运城的标识，都有着强烈的象征和寓意，全然地吻合“运城”二字所言、所指、所寄。而“沙画”的表现形式，就像是一粒粒细沙，随南风而飘至眼前，成画、成字。那一粒粒或显现、或没有显现于封面上的细沙，是所有写作者的一滴滴情思、一寸寸衷肠，也是副刊上的一篇文章、一步步履痕。所有这一切，因际会、聚沙成塔，变成我眼前的这两本浓缩的精华。

我于深夜读“大河湾卷”，时而感受盐湖岸畔的浓浓诗意，时而感念亲情友情的细腻与珍贵；我于清晨读“鹤雀楼卷”，时而聆听历史琴弦上的跌宕，时而品尝岁月长河里的馨香。我不由得想到，新年伊始，运城市委宣传部推出“运城精神”——“崇文、厚德、敬业、拓新”，而《我的运城》，毫无疑问地为“运城精神”作了适逢其时和恰到好处的文艺注解。从内容到形式，从创作到编辑，从维度到角度，我都真切而且深切地感受到这两本书所承载和彰显的“运城精神”。

当代散文评论家刘振凯说：“一个副刊版面，总是浮游着郁郁葱葱的文化氛围。文化人视之为精神家园，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那里驻足、盘桓、休憩、赏景、放歌，乐在其中。假如有幸从中觅到了与自己情投意合的上好之作，就会心旌摇曳，以至从灵魂之深处汩汩渗出些许感喟、顿悟，此刻，实际上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拜谒。在诗意日渐消解的今天，在夜阑人静、心灵空明之时，我们在灯下展读副刊美文，静听心灵的问候，好不舒坦。”这段话写出了热爱副刊的读者的心声，同时也形象化地对副刊编辑提出了标准和要求，我认为运城日报社的副刊定位与追求，正与此一致。

我在大学期间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常常于图书馆旧刊室查阅资料。有一天，我小心翼翼地翻阅泛黄的、有着近百年历史的《晨报副刊》，看到上面赫然印着巴人（鲁迅的笔名）《阿Q正传》。我读着那竖排的、繁体的“开心话”系列，一股难以名状的电流从指间抵达心间，我感觉自己仿佛触摸到了真实而鲜活的历史瞬间。鲁迅，这个响当当的名字，《阿Q正传》，这篇不朽的传世经典，原来是在这样的文艺副刊上诞生的！现在，我轻抚着这选编精心、设计精美的两本副刊作品集，遐思良多。也许，在很多年之后，人们读《我的运城》，应该也如我当时一样，有着一一种穿越时空的对话与交心吧。

大河湾，让漂泊的心在此靠岸，让远行的船在此蓄力；鹤雀楼，让登高的脚步更加坚定，让远眺的目光更加深邃。我的运城，我们的精气神儿！



3月1日，春光明媚，稷山县下贾村村民在文化活动中观看临猗县眉户剧团表演的眉户《张古董借妻》。为丰富村民文化生活，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家乡戏，下贾村特邀临猗县眉户剧团进行为期三天共五场的演出，让村民们美美过了把戏瘾。 特约摄影 史云平 摄

夏县文化馆开展“汇聚青春力量 弘扬雷锋精神”敬老爱老文艺演出

本报讯(记者 赵卓菁)为大力弘扬雷锋精神，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中华民族敬老、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3月5日，夏县文化馆在康养中心开展“汇聚青春力量 弘扬雷锋精神”学雷锋系列活动，为这里的老年人献上精彩的文艺表演。此次活动的目的是进一步弘扬雷锋精神和志愿者精神，传递满满的正能量。当天，夏县文化馆的志愿者们用实际行动传递雷锋精神，把欢歌笑语送进康养中心。节目在舞蹈《学习雷锋好榜样》中拉开帷幕，彩带舞《欢聚一堂》、伞舞《好多人》、表演唱《小拜年》《人面桃花》《逛新城》、广场舞《梅花赋》、八段锦《健康美了美》、舞蹈《火火火起来》、男声独唱《敢问路在何方》等精心编排的节目逐个上演，为这里的老人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敬老爱老文艺盛宴。

本版责编 游映霞  
美 编 冯潇楠  
校 对 李静坤



轅村遗址发掘现场航拍。



东下冯遗址航拍。

我市7个项目入围  
第四届山西省考古新发现

本报记者 牛嘉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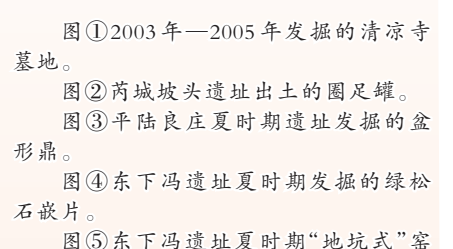
图① 2003年—2005年发掘的清涼寺墓地。



图② 芮城坡头遗址出土的陶足罐。



图③ 平陆良庄夏时期遗址发掘的盆形鼎。



图④ 东下冯遗址夏时期发掘的绿松石嵌片。



图⑤ 东下冯遗址夏时期“地坑式”窑洞院落正摄影像。

2005年，对遗址范围内的清凉寺墓地进行了三个年度的考古发掘，发掘清理墓葬355座。2020年—2023年，在“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晋南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等课题规划下，重点开展了遗址及周边区域的系统勘察、内外环境的解剖及重点区域的发掘。考古发现证实，在石峁、陶寺进入巅峰期的公元前2100年前后，坡头先民不仅修建了庞大的聚落外壕，财富空前聚集，等级分化达到峰值，证实其社会发展也进入鼎盛期。同时，聚落中还出现了类似河套城防设施的半圆形生土“墩台”，加之大量具有东方风格的钺、刀、璧、琮等玉器因素涌入，表明这一时期，从东方到中条山，从中条山到青山山下，有着一一条贯穿东西、连接南北的接力式文化传播大通道，基于此，坡头遗址也成为以中原为中心历史趋势形成前夕的一个重要文化枢纽。

闻喜上郭城址—邱家庄墓群，位于闻喜县城东南约3公里处的鸣条岗东端，西邻涑水河，面积约6平方公里，于1959年发现。1973年至2013年，省、市文物部门先后9次发掘两周墓葬，曾出土过“贾子”匾、“荀侯”匾、申五矩鬲、陈信父壶、“别人守圉”挽车等铜器；据传上个世纪90年代盗掘的“子犯鬲”“子犯编钟”，也出自这里。2006年5月25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3年度的工作进一步证明上郭古城就是“古曲沃”，上郭古城以北考古勘探邱家庄墓群勘探发现晋国中、晚期“公墓”和“邦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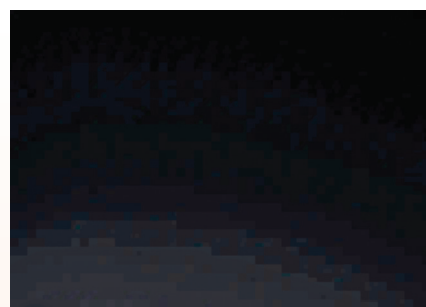
芮城坡头遗址地处芮城县陌南镇坡头村与陌南镇东升村的交界处，该遗址发现于1955年，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涵盖仰韶、庙二、龙山等阶段的遗存，此外还有部分二里头、周、汉代等阶段的堆积。2003年一

显，应属二里头文化，其时代可早至二里头二期。此次良庄遗址的考古发掘是中条山南麓平陆、芮城两县第一次正式发掘夏时期遗址，遗址现存面积虽小，但出土的绿松石、铜器等遗物显示该遗址非普通聚落。良庄遗址南依黄河、北靠中条山，翻过中条山即运城盆地，恰好处在沟通晋南与豫西地区交通要道——虞坂古道的要塞处。以往调查在良庄遗址附近还发现有东头、前柳树凹等夏时期遗址，这三者或许可构成中条山南麓夏时期的聚落群。良庄遗址的发掘对我们探讨晋南夏时期的文化格局、夏时期晋南与豫西的关系、深入研究早期王朝国家对晋南地区的管理与控制等问题提供了关键信息和线索，是填补空白的重大发现。

夏县东下冯遗址位于夏县埽掌镇东下冯村北，是目前晋南地区发现面积最大的夏商聚落之一，是探索夏文化、研究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关键遗址。在“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等国家重大课题安排下，2020年—2022年，持续对该遗址进行系统调查和勘探工作，了解了遗址现存范围和文化内涵，掌握了遗址地下遗存的分布情况。在此基础上，2022年6月至2023年11月，对重点区域开展考古发掘。夏县东下冯遗址近年来的持续考古工作，了解了遗址的现存范围和文化内涵，探明了东下冯商城的平面布局，揭露出夏时期以“地坑式”窑洞院落为特色的居住区且兼具冶铜功能，丰富了对遗址聚落结构的认识。I区“地坑式”窑洞院落的使用、废弃及夏商时期连续的地层堆积，为了解遗址的聚落变迁提供了新材料，有助于构建东下冯遗址夏商时期的年代体系。发现的大量冶铜遗存，对研究我国早期青铜时代冶铜产业格式意义重大，进而为解读晋南“夏墟”的历史内涵，阐释晋南地区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提供考古实证。



轅村遗址出土的瓷器。



闻喜上郭古城出土的铜簋。



▲上郭古城内西北部发掘陶器(上为西)  
▼绛县西吴壁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灰沟



运城垣曲北白鹤周代墓地铜鼎。

本栏目图片均由市文保中心提供